



当小学老师最奇妙的地方，莫过于在那些寻常教学的日子中，被一些熟悉的场景唤醒记忆，然后被记忆一把拽进了久远的童年里。

想起上午课间去洗茶杯顺便接水煮茶，左手拿水壶，右手端茶杯，低着头急急朝目的地走去，途间碰到几个低年级的孩子，响响亮亮地朝着我打招呼“老师好！”闻之，赶紧抬头回以点头微笑，才发现孩子们早已蹦蹦跳跳地走向了操场的中间，像极了一群欢快的小鸟雀。

满脸笑意尚未褪去的我继续往前走，远处却是自己班的几个半大孩子，有的蹲在地上，有的半跪在地上，不知道玩什么玩得很投入的样子，也许是听到我走路的动静，其中一个孩子抬了一下头，看见是我又马上低下了头，压低声音嘀咕了一句“语文老师来了”。其他几个一听，如约好了一般“哗啦”一下全起身散开去了，带着些孩子独有的调皮又羞涩的笑。以前还想过找他们问一问为什么见到自己的老师就跑的念头。后来一想，孩提的时候，谁没有做过一些莫名其妙又说不出理由的事呢？和他们一般大的自己，不也曾毫无缘由的在老师渐近的脚步声里一蹦一跳地躲开过吗？

那是童年啊，是蹲在地上凑着小脑袋，一只小蚂蚁也能玩得很欢的童年，是看见自己的班主任来了会像小兔子一般四散跑开的童年，是一面跑着一面欢快地笑着慢慢长大的童年。至于看到自己的班主任为什么要跑开呢？又为了什么笑得那么开心呢？没有人会细问，似乎也不需要什么理由。这大约就是童年该有的样子吧——是光看一眼，光想一想，就能如此



暮春时节，我跟随几个歌友，带着音响设备，登上祥华佛耳山赏景欢唱，赴一场与美的浪漫邂逅。

佛耳山又名佛天尖，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，镶嵌于祥华乡西南部。这座省级森林公园，因山顶有一块像佛耳的巨石而得名，海拔1535.5米，傲然跻身安溪县第三高峰之列。山上零星分布着千年野生茶，相传乃五代开先县令、著名诗人詹敦仁所种植。他每日与青山白云为伴，品茗耕读，留下大量珍贵的茶诗。

这里的野生杜鹃花久负盛名。杜鹃花又名映山红，被誉为“花中西施”，是我国十大名花之一。每年四月，佛耳山上千亩杜鹃花陆续妖娆绽放，那绚烂的景象，好像天边的彩霞飘落人间，各地游客络绎不绝慕名而来，只为一睹这梦幻般的胜景。

行至半山坡的观景亭，大家觉得

在小学，遇见童年

| 胡美云



孩子们校园里快乐奔跑。

本报记者 李想 摄

让人喜悦与怀念的童年。

课间没事的时候我喜欢在操场走一走，看树看花看一些叫不上名字的绿植，看它们在季节里抽新芽、长新叶、打花苞，然后静悄悄地开放，看孩子们打球、跳绳、跳皮筋、玩木头人的游戏，或者只是单纯的三五成群地聊天，一边分享着小零食……蓝天白云下红旗随风飘扬着，柔和的阳光照在一个个快乐玩耍的身影上，洒在一张张稚嫩的小脸上，洒在纯纯的写满着快乐的小脸上，这样的场景，这样美好的场景，会有忽然而至的感动涌

上心头，会很自然地任思绪飘回到久远的从前，和如他们一般大的年纪，正在小学校园里学习或者玩耍的自己打着招呼。

站在讲台上讲课，看着台下一张张稚嫩的面孔时，批改作业，看到那些稚嫩而熟悉的字迹时，听着早读课上朗朗的读书声时……那一个个似曾相识的表情，那一幕幕熟悉的场景，还有那一张张天真无邪的笑脸。已经中年的我，因为小学教师这样的身份，可以这样幸福地看着、听着、参与着。偶尔恍个神，就看到了时光那头，如他们一

般坐在小学教室里的自己，那个爱学习爱爱闹，偶尔也调皮一心盼着长大的童年时的自己。原来童年从未走远，它藏在每一个孩子亮闪闪的眼睛里，藏在每一句清脆悦耳的“老师好！”的问候声里，藏在每一个课间的欢声笑语里。

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，那些被遗忘在记忆深处的童年时光，因为孩子们而重新鲜活起来。或许，这就是当小学老师最幸福的地方——在小学，遇见了童年，也遇见了最真实的自己。

邂逅美丽

| 董艺玲

这是个天然的歌台。音响师东水先生迅速调试好音响设备，艺红妹妹迫不及待地拿起话筒，唱起应景的《映山红》，这首开门红引来了游人的兴趣，一些音乐爱好者也纷纷拿起话筒歌唱，那一阵阵歌声，似山间清泉，清澈而灵动，在山谷中回荡。它在杜鹃花花丛中穿梭，轻抚着翠绿的枝叶；它飘过了杜鹃花的身旁，这绚丽的花儿侧耳倾听；它掠过佛耳山陡峭的山崖，激荡起阵阵回响。

这杜鹃花仿佛听懂了赞美它的歌声，陶醉在这动人的音乐中，更加自信地展示自己的魅力，佛耳山平添了几分妩媚，仿佛成了一幅灵动的山水画卷。

佛耳山的魅力，不仅在于杜鹃花，其遗址和遗迹更是闻名遐迩，犹如一部部无言的史书。一千多年前，詹敦仁卸任后在佛耳山结庐隐居，佛天岩

便是山中一颗熠熠生辉的瑰宝。佛天岩又称罗汉岩、九仙岩，位于佛耳山东南侧的半山腰，奉祀九座祖师，是当地的佛教圣地之一。有史书记载，宋代年间有两个台湾僧人栖钵在此修行，后来终于功德圆满。如今，一座石头屋残骸静默伫立，它散发着神秘又华丽的光辉，见证着往昔的辉煌。

佛天岩下面有一株“杜鹃王”，那遒劲的枝干，镌刻着它所经历的风雨；那墨绿的叶片，渗透了它饱经霜雪的苦难；那俏丽的花瓣，演奏了它柔美优雅的诗篇。

佛耳山沿途的风景美不胜收。例如望云亭遗址、仙人洞、佛耳开天石刻等，每一处景致都令人浮想联翩，沉浸在历史与自然美景交织的奇妙氛围中。

山顶的群石状如莲花，圣洁而壮观。这儿有一小块平地，音响师东水

先生不辞辛劳把音响设备背到这里，歌声再次悠扬响起，仿佛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情赞美，回荡在天地之间。

“何须名苑看春风，一路山花不负依。”山上的杜鹃花，就像一群可爱的天使，在风中轻轻诉说着生命与轮回的密语。它们从容地盛开与凋零，宛如人生旅程中的跌宕起伏。它启迪我们，应怀一颗平常心，珍视当下，在风雨中坚守，于晴日里奋进，让生命的每一段历程都绽放别样光彩，即便凋零，亦有余香。

川端康成曾说过，美是邂逅所得。我深以为然，这场与人文山水之美的邂逅，将永远铭刻于心。待到一夜寒风起，万树银花开。祥华佛耳山还将迎来绝美的雾凇奇景，期待着邂逅下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。让我们在繁华似梦的境地里，感悟生命的真谛与至善至美。



发酵成秘密。后来经过幼儿园站点时，林小虹会多停三秒让给追逐气球的孩子。后来，老徐再坐8路车，开始带用报纸包好的油麻糕，悄悄放在林小虹的身旁。有次急刹车，糕点滚到驾驶座后方，他看见后视镜里她咬住下唇忍笑，酒窝里荡起细小的涟漪。

转眼便到了六月。一日，暴雨把县城浇灌成一幅模糊的水彩画。老徐攥着滴水的雨伞缩在站台，看10路车溅起的水花打湿裤脚，却就是不上车。当8路车灯刺破雨幕时，他几乎是小跑着冲上车厢。林小虹的制服领口别着枚银杏叶胸针，随呼吸微微起伏，像一只淋湿的蝴蝶。

“徐叔。”她突然开口，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划出扇形弧光，“明天我要调去上夜班了。”老徐数着座位上皮垫的

菱形花纹，听到了雨水顺着扶手杆滴落的声音。终点站四周，被狂风暴雨摧残的梧桐叶，铺成了绿色的地毯。老徐起身时，后视镜里映出两人重叠的倒影，宛如岁月在人间打了个温柔的结。

后来，老徐还是会坐8路车。新来的男司机总把冷气开得很足，老徐裹紧外套看窗外流转的街景，忽然明白有些春光不必占有，就像永远差两站到站的终点，留白的部分才让思念永远鲜活。经过幼儿园时，新司机学着林小虹的样子多停三秒，看孩子们的笑脸撞碎在车窗上，变成一捧流动的星子。

一日，黄云姑发现五斗柜最底层的抽屉，不知何时开了条缝，那把生锈的铜锁静静躺在结婚证上。窗外再飘进桂花香的时候，她对着镜子把白发别到耳后，惊觉自己从来都没有如此美丽过。



月亮，是自家的

| 洪少霖

农村的房子，孤芳自赏
不像城里套房，重叠而成
像一片片雪花糕

农村的天空，显得很辽阔
每座房子都能拥有一片
独自盛开，如一个个眼眸
始终在两相对视

农村的月亮，比城里大了一些
农村的人，都能拥有一个完整的月亮
如似自家的月亮
从未曾离弃

天空晴朗时
坐在庭院或爬上屋顶，便能沐浴在月光中
徜徉在安宁的时光里
那是关怀，或是陪伴
那是孤独，或是如影随形

油菜花私语(外一首)

| 乔志兵



带着芬芳，油菜花飘向田野的怀里
从枝头跃入温柔的风里
在空中轻盈旋舞
落在潺潺流淌的溪面
是金黄色的扁舟，随波逐流

载着春的秘密，油菜花驶向远方
飘进古朴宁静的小巷
正在和青石板、墙角青苔
甜蜜私语

心，沉醉在这春的诗行
油菜花飘
飘走的、留下的
指尖轻触飘落的芬芳
是脚下花瓣堆积成的金色大地

春天咬在嘴里

路过溪边
垂柳依依，垂下嫩绿的丝绦
我伸手折下一小段
含在嘴里
那青涩的味道蔓延开来
在唇齿间缠绕

田野里，油菜花黄得耀眼、黄得灿烂
我俯身，摘下一朵
放入口中咀嚼
淡淡的花香混着草香
满是蓬勃的朝气
我把春天咬在嘴里
让春的力量，在身体里扎根

曹植井

| 戴嵩山

曹子建用笔，凿开一口井

才高八斗，七步成诗
八斗岭的八斗村有一口水井
在三步两眼之间
有人用井水酿酒，春天的酒气从井沿上爬升
有人用瓷玉杯饮酒，爱情从乡愁里来

脸色红润的人们
在春天开花的季节，我醉了
醒来时，秋月圆圆
多少人举杯吟月，唯曹子建七步成诗
用笔凿开了一口八斗井
是的，天下才共一石，唯曹子建独得八斗

八斗村饮了八斗酒，酒气冲了牛斗
在蜿蜒的小道间，青草离离
有一道才子桥，有一座笔架山，有一口砚台塘
有人酿造了五凤春
有人提起老酒壶，一路酒香一路歌

明月从此，舒开了诗心



第八路春光

| 邱章植

老徐与老婆黄云姑常常吵架。一日，老徐在争杯中将铝制饭盒重重摔在茶几上，玻璃杯掉落的碎片，正巧划过黄云姑的拖鞋边缘。这个结婚四十年的女人，像被点燃的炮仗，抄起扫帚就朝老徐抡过去，“成天就知道摔你的破饭盒，6000块退休金都买不来你半句好话”。

老徐侧身熟练地躲过扫帚，后腰撞在五斗柜的铜锁扣上。五斗柜上那些积灰的抽屉里，锁着他们泛黄的结婚证，锁着独生女黄云姑年轻时的照片，也锁着夫妻之间磕磕碰碰，以及被岁月腌渍成苦味的往事。

老徐摸着裤兜里的老年卡，塑料封套边缘已经被指腹磨得发毛。

八路车的报站声，随着桂花的香味涌进车窗。司机林小虹，正在调整后视镜。镜面忽然映出了老徐佝偻的身影，像一片被风卷起的枯叶飘进车厢。她记得这个老人，每周总有三四天出现在不同站点，却永远都在终点站前两站下车。

后视镜里，老人今天内衣换了件灰白条纹衬衫，领口熨得笔挺。林小虹瞥见他摸索老年卡的手有些颤抖。

老徐数着窗外掠过的梧桐，第七棵树的枝丫间，还挂着去年冬天的风筝残骸。他不用看表就知道，再过三个红绿灯，阳光会恰好斜射进车窗，给驾驶座笼上一层淡金的纱帐。那时林小虹耳后的碎发，会泛起茸茸的光晕，十分迷人。

“师傅，这趟开完我替您跑吧？”实习生的声音惊破凝滞的空气。老徐这才发现后视镜里，多了个穿橙色工装的年轻男子。林小虹笑着摇头，发梢扫过后视镜边框，老徐看见她睫毛在镜面投下的阴影，恍若停驻的凤尾蝶。

老徐这回提前两站下了车。理发店橱窗映出个佝偻的影子，老徐对着镜子正了正衣领。此刻，他突然想起三十年前也是这样，站在百货大楼的试衣镜前。那时黄云姑还会用缝纫机给他改工作服，针脚细密得仿佛能藏住所有争吵的裂痕。

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老徐依旧乘坐8路车。

一日的午后，老徐与黄云姑吵架之后，随意坐上一辆公交车，漫无目的地去了终点站。他在那里徘徊时，捡到了林小虹的工牌。照片上的她扎着高马尾，唇角抿出个稚气的弧度。老徐与黄云姑吵架的怨气，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老徐站在寒风凛冽的柏油路上，看站牌阴影慢慢爬过脚面，直到那辆熟悉的八路蓝色公交车驶来。

“谢谢您。”林小虹接过工牌时，指尖居然沾到他掌心的薄汗。老徐注意到她制服第二颗纽扣换了线，深蓝的缝线像道愈合的伤口。车厢热气发出轻微的嗡鸣，她听见老徐说：“我女儿小时候，也总丢三落四。”

老徐特意要说的这句话，在暮色里